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程琰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四

唐 釋道世 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述意部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

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黴黑肌肉青瘀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怛喪手脚潰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脣舌乾燥耳鼻燋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燋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痍潰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氷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

重衰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
胷塞腑胃痞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痺若風大損則身形
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
急腹厭背僂心内若氷頸筋喉脉奮作皷脹如是種種
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
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
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曽蹔恩片
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

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為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坯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偽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籌未辯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饗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險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

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多風（以西國夏中多風熱微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於此秋時熱始隆盛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

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亡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卧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卧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粇米醍醐諸熱物以西國麥冷粇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粇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粇

米醍醐宜食細米麨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粇米胡豆羹醍醐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縁一久坐不卧二食無貸三憂愁四疲極五淫泆六嗔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縁生病有九因縁命未當盡為其横死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

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疢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往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

佛心者以大慈悲為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覔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横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内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强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褥云何為五一瞻病之人不别良

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翻前五法病得速差又生

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

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

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恵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

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佛語阿難
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
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
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
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

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為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道徳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

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賣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為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罪

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為其所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撾杖良善　安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為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尅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猒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為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

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為病人說法歡喜己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之喘竭而為焦

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冷爲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

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智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鹹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酥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酥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
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食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
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

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虗搆惑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纒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猒離知無常將至使興

心念也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徳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焚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為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猒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内安一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卧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旛令病人手執旛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

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羣生況今將命
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閦
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焼香散華供養不絶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纒共相和合一切如電
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遠弱
喪亾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
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測臨

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

讚歎之不得毀呰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

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

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為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為病者說因緣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

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旛華亂墜究轉目前香氣氛氲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訹使心心相續剎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

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
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猒供
養病人命終生普覩天五欲縱逸不知猒足頌曰
紫紈未可得　漳濵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賁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闕萬金奇
不看授鹽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略引一十四驗
晉歐議曹掾

晉陳國袁無忌

晉沙門康法朗

晉沙門安惠則

晉沙門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宋江安令王文明

宋吳興李清

宋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唐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

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右此一驗出靈鬼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

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緑衣白莊頭上有范鏂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鏂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鏂及釵牙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塟之遂斷右此一驗出志怪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

没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為煑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病狀頓除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

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
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
宗之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
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
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
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
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

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别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毋氏供養胡毋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顔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

剞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亾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

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牎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即琰外族曽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

尋亾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卧靈牀上貌如

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姙身

將產埿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

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鷄剗洗已竟

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亾右此三驗出述

異記

宋李清者吴興於潛人也仕桓温大司馬府參軍督護

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穌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旛

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若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

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

叅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村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絶穎嘗患癬瘡積

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䙟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

異時忽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史有一鼠子從屋

墮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頡佒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涶

又聞虵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涶以傅癬上所傅

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

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

十一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篤

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右此一驗見幽冥錄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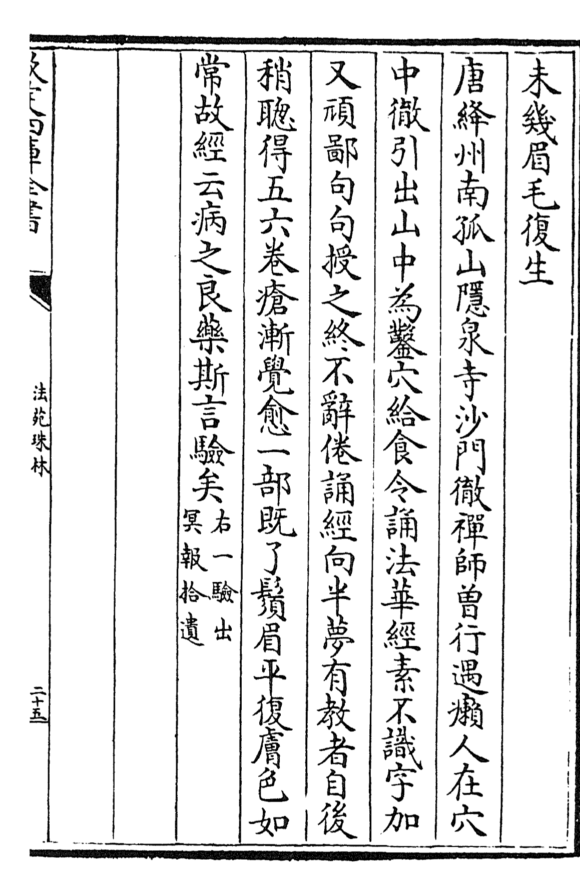
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

卒于大黄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為塔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兹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兹城後乃於精舍剥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造功德



未幾眉毛復生

唐絳州南孤山隱泉寺沙門徹禪師曽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四

校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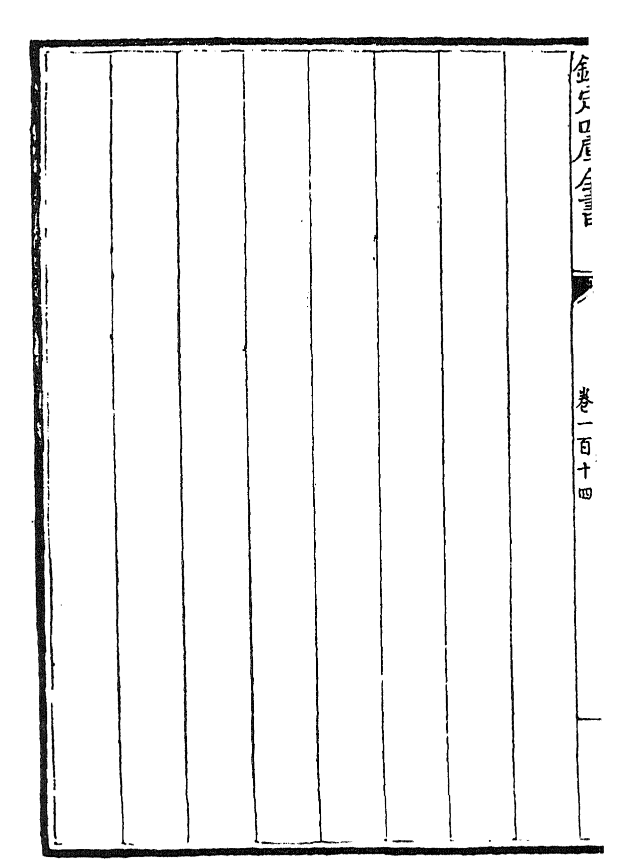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紙六行手宋南藏作手

音釋

黶於敢切黑黶也　癥瘕癥陟里切瘕公遐切癥瘕並腹內病也　膀胱膀步光切胱古黃切

㸌胡郭切熱也　膈音革冐膈也　咳嗽咳口溉切嗽先奏切咳嗽逆氣也　噫正作噎乙界切氣逆也　軁力主切曲也　瘤贅瘤力求切贅之芮切瘤贅結肉也　闕丘月切少也

鎐余招切　楸且留切梓屬　刳苦胡切刳也　湔子田切滌也　懔力荏切危懼也　璵以諸切璠璵寶玉也　屬纊屬株玉切纊苦謗切屬纊附新綿於口鼻上以候氣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五

唐　釋道世　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

述意部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摩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析而離之本非

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菩薩利生方窮其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指呼空名之為有養已傷命號之為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温肥噍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滋殂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猒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偽大士常心捨安求真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為晨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

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內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刼割肌貿鴿骸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寳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陁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

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懅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讃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絶第一王子見是虎已作如是言怪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繞不

得求食若為飢逼必還啗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

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飢餓餘命無幾不容餘

處為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第一王

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

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

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為難時

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

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

矣何以故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

為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
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
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襍華種種妙香時虛空
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真大悲
者為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
血汙王子身即便舐血啗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
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
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顦顇復共相

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籍流血處處徧汙其地見已悶絶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為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雛一為鷹食爾時王妃大

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睫瞤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

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外

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

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絶悲哽苦惱抆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　無量刧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為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陁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產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或為　飢餓所逼
儻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為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蟲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暗　無有光明　是時二凡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汙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絕　自躃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坌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互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蘇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婇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似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皆切　如彼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鴿雛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絕　而復躃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爾時城內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為活來耶　為已死亡
如是大士　常出軟語　為衆所愛
今難可見　已有諸人　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　得定消息　諸人爾時
憧惶如是　而復悲號　哀動神祇
爾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穌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為死活耶　爾時王妃

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　心無暫捨
可惜我子　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
捨我終亡　云何我身　不先薨歿
而見如是　諸苦惱事　善子妙色
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　使令分離
將非是我　昔日怨讎　挾本業緣
而殺汝耶　我子面目　淨如滿月
不圖一旦　遇斯禍對　寧使我身

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　喪失身命
我所見夢　已為得報　直我無情
能堪是苦　如我所夢　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　汁自流出　必定是我
失所愛子　夢三鴿雛　鷹奪一去
三子之中　必定失一　爾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徧東西　推求覓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
憂苦所切　雖在大衆　顔貌憔悴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爾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遥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汗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叫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汙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悴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産　饑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生大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啗食　一切血肉
已為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　轉復悶絶

失念躃地　憂愁盛火　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穌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穌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躃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作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惙然
憂惱涕泣　竝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為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為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宫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爾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宫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陁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爾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揵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陁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

御服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以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文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爾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

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

令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陁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湼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俱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

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蓋
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
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
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
養者○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捨
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可屬所以

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猒離生死為供養佛及為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徳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徳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淖濯垢滅衣在自外

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光捨頭尸毗割肉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皮或作鹿身禽王濟厄焦人或

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施飢救苦
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别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

頌曰

龔滕無遺生　季業有窮盡　嵇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損　屢屢厚霜指　納納衝風菌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慭　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誠朕

感應緣 略引九驗

黄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黄帝時人也世傳爲黄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

精勤稟厲苦行摽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别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

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宫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愼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吴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温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

誓始笄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别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竝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

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為妙寶其一自昔樂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飈髣髴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

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毁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卻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絶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大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

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
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
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
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
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
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曽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
上留天心聖慈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勑即許益乃
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燃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

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
佛惆悵抆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
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為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身
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
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猒此身將同毒樹若身
命無常棄屍陁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

萬户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

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

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縁爾後不復更食

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

往見瓶發五色光腥襍彩氛氲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

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遥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

有羣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

寺有襍色光映燭房守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

鷲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年氏而幼年少言不襍徘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巳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

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虵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虵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虵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

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願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蕪又

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急私有言志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静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懔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怡然澄静容色

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
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
然各生竝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
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齒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
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
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虵軍器等像
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
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

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揵為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陁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轝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為樓

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綏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念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坼重復一禮時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

四十車柴焼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遵法師乃命收取
莖于塔下初未焼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
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壊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焼蕩及
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
曽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
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
愛寺僧佛興者偏嗜飲啗流俗落度隨崖轝後私發願
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黄色人曰汝能斷

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有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趣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覩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

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契日州寺大德
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
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
答曰既爲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
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
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
竝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
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

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
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
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
在四門者或見炭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華大者如
兩㪷兠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
一振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
絡轝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黄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
六百僧皆罩竹繖乘空西没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

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
從東南來翳日廕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
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
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
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
將一沙彌來帊裏三斗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遶於
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
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

詭名崖耳真名光明徧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
常有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
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
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
寸槃皆作金色明淨曜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
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
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
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

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
焚身後八月中獽人年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弓
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
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别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
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
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
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

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録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温潤知名而神器爽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掩抑十

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袪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爬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爬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堈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

復低下其色黄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熾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黄書梔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筐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勑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覔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御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

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賛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
捨身故先詰衆初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三寳集記
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代再興後猒身情迫獨據別
巖告弟子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磐石留一内衣自
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
筋肉手足頭面臠折都盡茲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
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
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

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瘞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内外博通竒有志力痛山穎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縁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縁捨

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

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崖松天人脩羅山

神樹神有求道者覩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

大船皆為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薩究

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泉林遥絶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蜫蟲食

肉飲血善根内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

拔濟此身不淨氐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囙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豺狼所啗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為儺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虵之篋四大圍遶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横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

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畜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大
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顛捨此穢形願
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陁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聖賢長辭
三塗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飡法證大無
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月殄除魔道護法為首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早令得通法
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緣後業應盡有為

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已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不樂應當是思衆縁既湊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顗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盱睞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陁為業介爾一身不避熊虎聞有惡獸輙往投之皆避不啗經于七載禪業無絶晩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麤布為衣在

佛堂内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絶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中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勑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黒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黒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佛為徳或為衆說法言談

苦切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
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禦宿川人少
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林谷
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樂王品便欣猒捨私集柴木誓
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龕誦至樂王便
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
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

收其骨為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荆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猒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絶味唯食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荆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纒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讃雲會誦法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炷妹頂訖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

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幞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波

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衆悟意感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為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開衣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投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

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右此四驗
出唐高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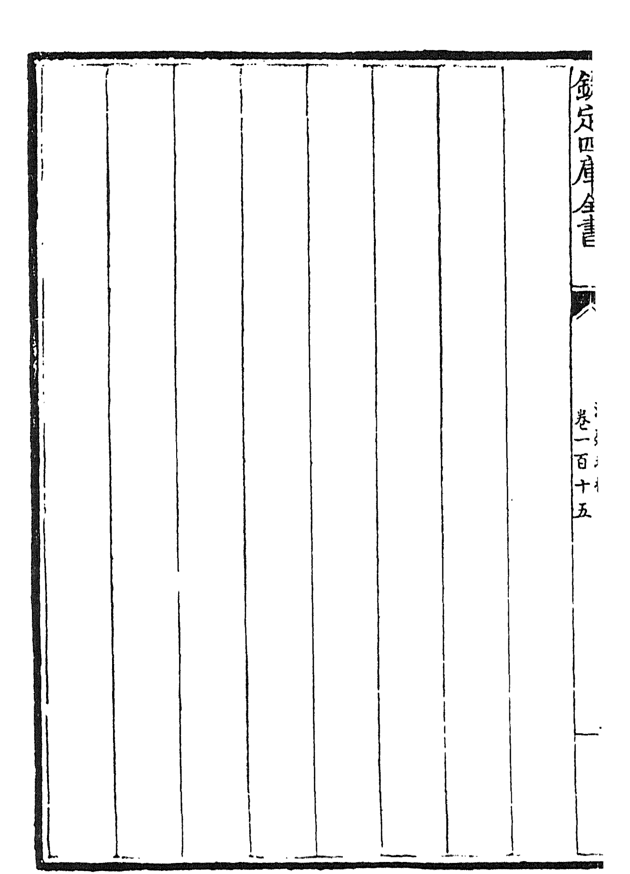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五

校譌

第二十九紙 十行比南藏作北 第三十一紙 九行氐宋南藏作底

音釋

析 先擊切分也 俎 壯所切俎豆也 羸 力追切瘦弱也 鶵 仕于切鳥子也 睫 即葉切目旁毛也 瞤 正作瞤如純切目動也 ⿰忄發 陟劣切疲也 ⿰𧾷敢 直列切跡也 毅 疑既切果敢有決也 獽 汝陽切戎屬也 凭 皮冰切倚也 翹 渠澆切企也 ⿰百斗 胡谷切與斛同 棖 直庚切與掁同䑋也 郫 薄宜切縣名 帊 普罵切與帕同幞也 麖 九英切大鹿也 盻睞 盻莫甸切睞落代切盻睞瞻視也 虓 許交切虎怒也 幞 防玉切帊也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送終篇第九十七

述意部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為撤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

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内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倫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慼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尅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尸陁葬具資身並修功

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陁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陁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横死者謂孤獨

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

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
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
遊戲快樂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洹精舍
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
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
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
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
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

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見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花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

人有福令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陁洹道又四分律爾時世尊為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䰟魄不同今此畧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牲曰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䰟也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

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别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

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已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纊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纊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蔣琬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衣為問曰何須旛上書其姓名答曰旛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投之於魄或

入於重室（直龍切）重者也（重去聲）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别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蘧篨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夏燒殺蟲故令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塚塔大於已

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

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陁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遥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

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説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絶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陁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巔峩涌没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

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陁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

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旛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厭足以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餓饉故號出家尼為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帀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没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

洹佛勸理家作五百𨌺脉麻油香華樟柟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凶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陁羅雲汝等𨌺大愛道

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塜間爾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

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
利各起塔供養依襍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陁親母
也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
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
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陁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
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陁羅俱
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
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

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摩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煖氣

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

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

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

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

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

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

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

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

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

此中偈曰

次第死脚齎　於心意識斷　下人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絶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

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刹那

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黄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

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
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
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
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
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
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
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
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先舊

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

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

於蚖蝮虵螯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獅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獮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獮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悷如烏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駞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烏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

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烏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巳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巳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

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蟲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

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

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

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胝剡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壊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逕遠　薤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泡浮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賔　親踈既無定
何勞非蒼旻

感應緣略引一十九驗

漢山陽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朔方廣牧女趙春病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幸李夫人後卒武帝見之帳中

晉杜錫家葬而婢誤不能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復出二驗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

宋時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復出一驗

唐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嗇孕未生

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

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杖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屍出

活走至井上浴巳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
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
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取報以為
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鄳
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
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顔色如故但肉微冷
羣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祀祠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御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

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
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戸時奄閉其衣裾戸間掣絶而去
至後歳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
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
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遥望見美女居帳中如
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晉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

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

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魏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黄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

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儁詣埠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儁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儁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儁送涵向家暢聞

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遊於京師巷内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内里内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兵京師

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録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摇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

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令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

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
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
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
已涕泣因此而别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
方營殯殮遵既附尸尸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
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于小姊
適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
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

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導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陁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迺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蹍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

四時不絶來飲者皆止飢渇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
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
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内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
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
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
為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閒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

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

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倉頭名黄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黄遷

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産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産設八關燃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顔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

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䰟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

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

息如言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洲人也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賔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戸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沈骸水中及没後遵用前旨葬於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

覲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於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

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故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荅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惟令下具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

三兩部兼舊功德如𫉬羅漢自玆以後即不復來王家
一依其言㝢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别舉
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巳年四五嵗云軌此子必
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巳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六